

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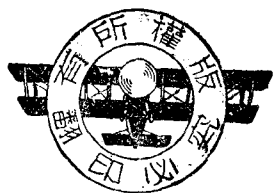
金聖嘆批才子古文讀本



下
冊

上海廣益書局發行


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

金聖嘆批
才子古文本讀

校閱者 葉 慧 曉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 健 人

發行所 廣益書局

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

洋裝二冊定價三元

金聖才子古文讀本

王命論班彪

大起。大落。大轉。大折。最軒昂之文。

昔在帝堯之禪。曰咨爾舜。天之曆數在爾躬。舜亦以命禹。暨于稷契。咸佐唐虞。光濟四海。奕世載德。至於湯武而有天下。先歷稽古帝王。雖其遭遇異時。禪代不同。類。至於應天順人。其揆一焉。先煞住上引帝王。皆有天命。是故劉氏承堯之祚。氏族之世著於春秋。唐據火德而漢紹之。始起沛澤。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。隨轉入漢。由是言之。帝王之祚。必有明聖顯懿之德。豐功厚利積累之業。然後精誠通於神明。流澤加於生民。故能為鬼神所福饗。天下所歸往。未見運世無本。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。總斷堯禹湯文武以至漢與。○下即單承漢。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。不達其故。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。遊說之士。至比天下於逐鹿。幸捷而得之。世之亂民。每有此言。不知神器有命。不可以智力求。緊。悲夫。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。再斷。若然者。豈徒闡於天道哉。又不覩之於人事矣。再斷轉下。夫餓饉流隸。饑寒道路。思有短褐之襲。擔石之蓄。所願不過一金。終於轉死溝壑。何則貧窮亦有命也。精切之論。所謂觀之於人事也。况乎天

才子古文讀本 東漢文

子之貴。四海之富。神明之祚。可得而妄處哉。精切之論。筆勢又極軒舉。故雖遭權厄。會竊其權柄。勇如

信布。強如梁籍。成如王莽。然卒潤鑊。伏鑕。烹醢。分裂。引事又况么麼不及數于。而欲闔

干天位者乎。筆勢極軒舉。是故。驚蹇之乘。不騁千里之塗。燕雀之疇。不奮六翮之用。塗稅之材。

不荷棟梁之任。斗筭之子。不秉帝王之重。易曰。鼎折足。覆公餗。不勝其任也。忽作數語。收過上文。總是

軒舉之筆。當秦之末。豪傑共推陳嬰。而王之。嬰母止之曰。自我為子家婦。而世貧賤。卒富貴。

不祥。不如以兵屬人。事成少受其利。不成禍有所歸。嬰從其言。而陳氏以寧。一婦人。王陵

之母。亦見項氏之必亡。而劉氏之將興也。是時。陵為漢將。而母獲於楚。有漢使來。陵母

見之。謂曰。願告吾子。漢王長者。必得天下。子謹事之。無有二心。遂對漢使。伏劍而死。以

固勉陵。其後果定於漢。陵為宰相。封侯。又二婦人。夫以匹婦之明。猶能推事理之致。探禍福

之機。全宗祀於無窮。垂策書於春秋。而况大丈夫之事乎。忽借二婦人作證。筆勢軒舉。是故。窮達有命。

吉凶。由人。嬰母知廢。陵母知興。審此二者。帝王之分決矣。又收過上文。蓋在高祖。其興也有五。

忽極寫高祖。筆勢軒舉。一曰。帝堯之苗裔。二曰。體貌多奇異。三曰。神武有徵應。四曰。寬明而仁恕。五

曰。知人善任。使加之以信誠好謀。達於聽受。見善如不及。用人如由己。從諫如順流。趨

時如響赴。當食吐哺。納子房之策。拔足揮洗。揖酈生之說。悟成卒之言。斷懷土之情。高

四皓之名。割肌膚之愛。舉韓信於行陣。收陳平於亡命。英雄陳力。羣策畢舉。此高祖之大略。所以成帝業也。此段極寫高祖。所謂必有明聖。顯聽之德。豐功厚利。積累之業也。若乃靈瑞符應。又可略聞矣。初劉媪妊高祖。而夢與神遇。震電晦冥。有龍蛇之怪。及長而多靈。有異於衆。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。呂公覩形而進女。秦王東遊。以厭其氣。呂后望雲而知所處。始受命。則白蛇分。西入關。則五星聚。故淮陰留侯。謂之天授。非人力也。此段再極寫高祖。所謂故能爲鬼神所福享。天下所歸往也。歷古今之得失。驗行事之成敗。稽帝王之世運。考五者之所謂。大力總取舍不厭斯位。符瑞不同斯度。而苟味權利。越次妄據。外不量力。內不知命。則必喪保家之主。失天年之壽。遇托足之凶。伏斧鉞之誅。大力總英雄誠知覺悟。畏若禍戒。超然遠覽。淵然深識。收嬰陵之明分。絕信布之覬覦。距逐鹿之警說。審神器之有授。毋貪不可幾爲。二母之所笑。大力總上。○如此三總。何等筆力。則福祚留於子孫。大祿其永終矣。

漢楚異姓諸侯王表

班固

爲欲寫漢興之易。因先寫前興之難。篇筆勢。只是一伏一起。

昔詩書述虞夏之際。舜禹受禪。一考舜禹積德累功。洽於百姓。攝位行政。考之於天。經數十年。然後在位。舜禹親殷周之王。二考殷周乃繇契稷。修行仁義。歷十餘世。至於湯武。然後放殺。

秦起襄公。三考章文繆獻。起於襄章孝昭嚴。稍蠶食六國。百有餘載。至始皇。乃并天下。

處士橫議。一諸侯力爭。二四夷交侵。三以弱見奪。總上於是削去五等。墮城銷刃。箝語

燒書。內鋤雄俊。外攘胡粵。用一威權。為萬世安笑。然十餘年間。猛敵橫發。乎不虞。轉筆

謫戍疆於五伯。前去五等閭閻偏於戎狄。外攘胡粵響應瘠於謗議。箝語燒書奮臂威於甲兵。刃所不

任五載而成帝業。書傳所記。未嘗有焉。是以承上一段作起筆是以漢亡尺土之階。繇一劍之

烈。今漢獨收孤秦之弊。鑄金石者難為功。摧枯朽者易為力。其勢然也。雙結。皆作故據漢

初受命。譜十八王。月而列之。天下一統。迺以年數訖於孝文。異姓盡矣。八字冷

與彭寵書。朱浮

自來文字。此為曉暢第一。其所爭。乃在落筆法。與提筆法耳。

蓋聞智者順時而謀。愚者逆理而動。順逆字對起。只用常竊悲京城太叔。以不知足而無賢

輔。卒自棄於鄭也。順逆字對起。下乃作此一接。妙。伯通以名字典郡。有佐命之功。臨民親職。

愛惜倉庫。平提而浮秉征伐之任。欲權時救急。平提二者皆為國耳。過。妙。斷即疑浮相譖。

難。股。兩。秦。起。襄。公。秦。三。考。章。文。繆。獻。於。文。繆。獻。章。孝。昭。嚴。稍。蠶。食。六。國。百。有。餘。載。至。始。皇。乃。并。天。下。

處。士。橫。議。一。諸。侯。力。爭。二。四。夷。交。侵。三。以。弱。見。奪。總。上。於。是。削。去。五。等。墮。城。銷。刃。箝。語。

燒。書。內。鋤。雄。俊。外。攘。胡。粵。用。一。威。權。為。萬。世。安。笑。然。十。餘。年。間。猛。敵。橫。發。乎。不。虞。轉。筆。

謫。戍。疆。於。五。伯。前。去。五。等。閭。閻。偏。於。戎。狄。外。攘。胡。粵。響。應。瘠。於。謗。議。箝。語。燒。書。奮。臂。威。於。甲。兵。刃。所。不。

任。五。載。而。成。帝。業。書。傳。所。記。未。嘗。有。焉。是。以。承。上。一。段。作。起。筆。是。以。漢。亡。尺。土。之。階。繇。一。劍。之。

烈。今。漢。獨。收。孤。秦。之。弊。鑄。金。石。者。難。為。功。摧。枯。朽。者。易。為。力。其。勢。然。也。雙。結。皆。作。故。據。漢。

初。受。命。譜。十。八。王。月。而。列。之。天。下。一。統。迺。以。年。數。訖。於。孝。文。異。姓。盡。矣。八。字。冷。

何不詣闕自陳。而爲族滅之計乎。看他反覆。最是元爽之筆。朝廷之於伯通。恩亦厚矣。委以大郡。任以威武。事有柱石之寄。情同子孫之親。推出朝。匹夫媵母。尙能致命一殮。曲。豈有身帶三綬。職典大邦。而不顧恩義。生心外叛者乎。最是元爽之筆。伯通與吏民語。何以爲顏。行步拜起。何以爲容。坐臥念之。何以爲心。引鏡窺影。何以舒眉目。舉措建功。何以爲人。惜乎棄休令之嘉名。造臯鷗之逆謀。捐傳葉之慶祚。招破財之重災。高論堯舜之道。不忍桀紂之性。生爲世笑。死爲愚鬼。不亦哀乎。下何以字。六之字。二爲字。建。伯通與耿俠游。俱起佐命。同被國恩。上與已平提。此又與耿俠游平提。俠游謙讓。屢有降挹之言。而伯通自伐。以爲功高天下。往時遼東有豕生子。白頭異而獻之。行至河東。見羣豕皆白。懷慚而還。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。則爲遼東豕也。最是元爽之筆。今乃愚望自比六國。六國之時。其勢各盛。廓土數千里。勝兵將百萬。故能據國相持。多歷年所。今天下幾里。列郡幾城。只問一語。妙妙。奈何以區區漁陽。而結怨天子。此猶河濱之人。捧土以塞孟津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最是元爽之筆。方今天下適定。海內願安。士無賢不肖。皆樂立名於世。而伯通獨中風狂走。自捐盛時。內聽嬌婦之失計。外信讒邪之諛言。長爲羣后惡法。永爲功臣鑒戒。豈不誤哉。最是元爽之筆。定海內者。無私讐。勿以前事自疑。妙妙。真正奸雄之言。願留意顧老母少弟。凡舉事。無爲親厚者所痛。而爲見讐者所快。臨了。作如此。

餘勁。後來柳子厚引伸爲李隨州書。便成滔滔大篇。今在此。只是二句耳。

前出師表 諸葛亮

此文。自來讀者。皆歎其矢死伐魏。以爲精忠。殊不知此便是了沒交涉也。看先生自云。臨表涕泣。夫伐魏。卽伐魏耳。何用涕泣爲哉。正惟此日國事。實當危急存亡之際。而此日嗣主。方在醉生夢死之中。知子莫如父。惟不才之目。固已驗矣。豈知臣莫如君。而自取之語。乃遂敢真蹈也。於是而身提重師。萬萬不可不去。心牽鈍物。又萬萬不能少寬。因而切切開導。勤勤叮嚀。一回如嚴父。一回如慈嫗。蓋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。固自爲甚難。甚難於嗣主者。而非有漢賊之不兩立也。後日杜工部有詩云。幹排雷雨猶力爭。根斷泉源豈天意。正是此一副眼淚矣。哀哉哀哉。

臣亮言。先帝創業未半。而中道崩殂。落筆更不着半句閒言語。只用八字。勸哭先帝。早使賞者精誠發越。今天下三分。益州疲敝。此

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筆態一伏。然侍衛之臣。不懈於內。忠志之士。忘身於外者。蓋追先帝之

殊遇。欲報之於陛下也。筆態一起。一面讀其妙。文。一面記其口口先帝。誠宜開張聖聽。以光先帝遺德。恢弘志士之

氣。宜。不宜。宜不自非薄。是子弟大病。引喻失義。又是子弟大病。此特說益。不宜妄自菲薄。引喻失義。以塞忠諫之路也。

宮中府中。俱爲一體。陟罰臧否。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。及爲忠善者。宜付有司。論其

刑賞。以昭陛下平明之治。不宜偏私。使內外異法也。宮中。府中。疏。出師進表。全爲此一段。可。侍中侍郎。郭攸

之費禕。董允等。此皆良實。志慮忠純。是以先帝簡拔。以遺陛下。重之以先帝。句不脫先帝。愚以爲宮

中之事。事無大小。悉以咨之。然後施行。必能裨補闕漏。有所廣益。中切囑宮將軍向寵。性行淑均。曉暢軍事。試用於昔日。先帝稱之曰能。重之以先帝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。看此處入衆議二字。嫌疑不小。愚以爲營中之事。事無大小。悉以咨之。必能使行陣和睦。優劣得所也。中切囑府親賢臣。遠小人。此先漢所以興隆也。親小人。遠賢臣。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先帝在時。每與臣論此事。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。明明龜鑑之言。亦必重以先帝哀哉。侍中尙書。震。長史參軍。琬。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。願陛下親之信之。則漢室之隆。可計日而待也。此二臣。先生所進。恐出師後未必用。故又另囑。臣本布衣。躬耕南陽。苟全性命於亂世。不求聞達於諸侯。自敘最悲苦。先帝不以臣卑鄙。猥自枉屈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。諮臣以當世之事。由是感激。遂許先帝以驅馳。自敘最悲苦。後直傾覆。受任於敗軍之際。奉命於危難之間。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。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自敘最悲苦。受命以來。夙夜憂慮。恐付托不效。以傷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瀘。深入不毛。自敘最悲苦。今南方已定。甲兵已足。當獎帥三軍。北定中原。庶竭駑鈍。攘除姦凶。興復漢室。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。進盡忠言。則攸之禕允之任也。自敘最悲苦。○此非以師保推三臣。蓋自既解任。去而出師。則必使。自代耳。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。不效。則治臣之罪。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復之言。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。以彰其慢。既自出師。必連三臣禕補者。此表所憂。不在外賊。而在內蠱也。哀哉。

陛下亦宜自謀。以諮諏善道。察納雅言。深追先帝遺詔。要其納言。亦盛重之以先帝。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。臨表涕泣。不知所云。

平吳疏 羊祜

既慷慨。又條直。目無全吳。胸有寸心。其斯為羊叔子之妙筆乎。

先帝順天應時。西平巴蜀。南和吳會。海內得以休息。兆庶有樂安之心。略帶先帝起。而吳復背信。使邊事更興。言暨起於吳。夫期運雖天所授。而功業必繇人而成。不一大舉掃滅。則衆役無時得安。亦所以隆先帝之勳。成無為之化也。故堯有丹朱之伐。舜有三苗之征。威以寧靜宇宙。戢兵和衆者也。神觀機發。音辭激昂。讀之。使人壯旺。蜀平之時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。自此來十三年。是謂一周。平定之期。復在今日矣。議者常言。吳楚有道後服。無理先強。此乃諸侯之時耳。當今一統。不得與古同論。夫適道之論。皆未應權。是故謀之雖多。而決之欲獨。一段。決言今。日必當平吳。更我應與衆人遷延計議。凡以險阻得存者。謂所敵者同。力足自固。已下。論險阻。苟其輕重不齊。強弱異勢。則智士不能謀。而險阻不可保也。此言有險阻尚不保。下言吳本無險阻可保。蜀之為國。非不險也。高山尋雲。覓深谷肆無景。束馬懸車。然後得濟。皆言一夫荷戟。千人莫當。借論昔日蜀之險阻。如此。作比喻。及進兵之日。曾無藩籬之限。斬將搴旗。伏尸數萬。乘勝席捲。徑至成都。漢中諸城。皆鳥棲而不敢出。

蜀之險阻何在。非皆無戰心。誠力不足相抗。至劉禪降服。諸營堡者。索然俱散。可見強弱既異。非險阻可保。今江淮之難。不過劍閣山川之險。不過岷漢。孫皓之暴侈於劉禪。吳人之困。甚於巴蜀。今吳乃如彼。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。資儲器械。盛於往時。今晉又如此。今不於此平吳。看其筆力。而更阻兵相守。征夫苦役。日尋干戈。經歷盛衰。不可長久。宜當時定以一四海。再言決不應與衆人遷延計議。結上險阻語。今若引梁益之兵。水陸俱下。寫大晉之強。一。荆楚之衆。進臨江陵。二。平南豫州。直指夏口。三。徐揚青兗並向秣陵。四。鼓旆以疑之。多方以誤之。加二句。更腴暢。以一隅之吳。當天下之衆。勢分形散。所備皆急。寫厚吳之弱。只八字便極盡。巴漢奇兵。出其空虛。又寫膏。一處傾壞。則上下震蕩。又寫吳。此所謂夾寫法也。吳緣江爲國。無有內外。東西數千里。以藩籬自持。所敵者大。無有寧息。提筆。再寫吳地形。孫皓恣情任意。與下多忌。名臣重將。不復自信。是以孫秀之徒。皆畏逼而至。將疑於朝。士困於野。無有保世之計。一定之心。再寫吳君臣。平常之日。猶懷去就。兵臨之際。必有應者。終不能齊力致死。已可知也。寫來。如親手筆文。其俗急速。不能持久。提筆。再寫吳俗。弓弩戟楯。不如中國。再寫吳兵仗。唯有水戰。是其所便。一入其境。則長江非復所固。還保城池。則去長入短。再寫吳長江。總是更不。欲與衆人遷延計議。而官軍懸進。人有致節之志。吳人戰於其內。有憑城之心。如此。軍不踰時。尅可必矣。如親手筆文也。

自理表 王濬

其妙。乃在人作起筆。只將從前事情。逐一逐一。直述。早令專擅自由之謗。不辨而明。已下又得放開筆。只願快說其胸膈也。若起處略涉筆。先作周遮。便有無數干礙。不得徑行處矣。○此表段段皆作湍悍之筆。讀之。如夜半驚聞錢塘潮至。最爲非常之觀。

臣前被庚戌詔書。曰。軍人乘勝。猛氣益壯。便當順流長騫。直造秣陵。臣被詔之日。即便

東下。

直述一段。妙。

又前被詔書云。太尉賈充。總統諸方。自鎮東大將軍。卬及渾濬彬等。皆受

充節度。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。

又直述一段。妙。

臣自達巴丘。所向風靡。知孫皓窮蹙勢。無所

至。十四日至牛渚。去秣陵二百里。宿設部分。爲攻取節度。

又直述一段。妙。

前至三山。見渾在北

岸。遺書與臣。可暫來過。共有所議。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。

又直述一段。妙。

臣水軍風發。乘勢

造賊城。加宿設部分。行有次第。無緣得於長流之中。廻船過渾。令首尾斷絕。

又直述一段。妙。

須

臬之間。皓遣使歸命。臣卽報渾書。并寫皓牋。具以示渾。使速來。當於石頭相待。軍以日

中至秣陵。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。欲令臣明十六日。悉將所領。還圍石頭。備皓

越逸。又索蜀兵。及鎮南諸軍人名。定見。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。無緣共合空圍。又兵人

定見。不可倉卒。皆非當今之急。不可承用。

又直述一段。妙。○如此直述數段。並不用連貫。而已連貫作一片。

中詔謂臣。忽棄明

制。專擅自由。

理。一理。華。方。入。自。奇。筆。妙。筆。

伏讀嚴詔。驚怖悚慄。不知軀命。當所投厝。豈惟老臣獨懷戰

灼三軍上下。咸盡喪氣。寫得精神臣受國恩。任重事大。常恐託付不效。孤負聖朝。故投身死地。轉戰萬里。被蒙寬恕之恩。得從臨履之宜。是以憑賴威靈。幸而能濟。是皆陛下神策。廟算臣承指授。效鷹犬之用耳。有何勳勞。而恃功肆意。寧敢昧利而違聖詔。理得激昂臣以十五日至秣陵。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。其間懸濶。不相赴接。則臣之罪責。宜蒙察理得又激。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。而臣輕車單入。有所虧喪。罪之可也。臣所統八萬餘人。乘勝席卷。皓以衆叛親離。無復羽翼。匹夫獨立。不能庇其妻子。雀鼠貪生。苟乞一活耳。理得又激而江北諸軍。不知其虛實。不早縛取。自爲小誤。臣至便得。更見怨恚。並云守賊百日。而令他人得之。言語嚙噬。不可聽聞。江北諸軍。有不足復說之意。今亦聊試說之。而其醜態如此。案春秋之義。大夫出疆。獨有專輒。臣雖愚蠢。以爲事君之道。唯當竭節盡忠。奮不顧身。量力受任。臨事制宜。苟利社稷。死生以之。若其顧護嫌疑。以避咎責。此是人臣不忠之利。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妙妙。此又自言不得已故自理。實本不欲理。不應理不足理也。筆勢矯悍如許。臣不自料。忘其鄙劣。披布丹心。輸寫肝腦。欲竭股肱之力。加之以忠貞。庶必掃除兇逆。清一宇宙。願令聖世。與唐虞比隆。又重白從軍赤心。陛下粗察臣之愚款。而識其欲自效之誠。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。委臣以征討之事。雖燕王之信樂毅。漢祖之任蕭何。無以加焉。受恩深重。死且不報。又重白從前恩眷。而以頑疎舉措失

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。惶怖怔營無地自厝。略結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。只是不願理其筆端惇如許。○只一句。

嬌嬌而止。妙絕妙絕。

讓中書監表庚亮

並是信筆寫來。而曲折淋漓。盡情盡事。良由吐於肝膈。至誠固非敷華剡藻之所得。而比並也。○筆筆直。却筆筆婉。筆筆婉。却筆筆直。凡欲作疏記。胡可無如此好手。

臣亮言。臣凡庸固陋。少無檢操。一。○一路。看其段段。劉直。又段段曲折。昔以中州多故。舊邦喪亂。隨侍先臣。遠庇有道。爰客逃難。求食而已。二。不悟邀時之福。遭遇嘉運。先帝龍興。垂異常之顧。眷同國士。又申之以婚姻。遂階親寵。累忝非服。弱冠濯纓。沐浴玄風。頻繁省闈。出總六軍。十餘年間。位超先達。無勞被遇。無與臣比。三。小人祿薄。福過災生。止足之分。臣所宜守。四。○此。是二曲。而偷榮味進。日爾一日。謗讟既集。上廋聖朝。五。始欲自聞。而先帝登遐。區區微誠。竟未上達。六。○又。一曲。陛下踐祚。聖政維新。宰輔賢明。庶寮咸允。康哉之歌。實在至公。而國恩不已。復以臣領中書。則示天下以私矣。七。○已下。則皆反覆極論此一私字也。何者。臣於陛下后之兄也。姻婭之嫌。實與骨肉中表不同。雖太上至公。聖德無私。一。○曲。然世之喪道。有自來矣。悠悠六合。皆私其姻者也。人皆有私。則謂天下無公矣。妙語。抄筆。是以前後二漢。咸以抑后

黨安。進婚族危。向使西京七族。東京六姓。皆非姻黨。各以平進。縱不悉全。決不盡敗。今之盡敗。更由姻昵。筆筆臣歷觀庶姓在世。無黨於朝。無援於時。植根之本。輕也。薄也。苟無大瑕。猶或見容。看他忽開至於外戚。憑託天地。勢連四時。根援扶疎。重矣大矣。而纔居權寵。四海側目。事有不允。罪不容誅。身既招殃。國爲之弊。二比。最爲真切。看他下結。益更真切。其故何耶。直由婚媾之私。羣情之所不能免。故率其所嫌。而嫌之於國。是以疎附則信。姻進則疑。疑積於百姓之心。則禍成重闔之內矣。此皆往代成鑒。可爲寒心者也。過結夫萬物之所不通。聖賢因而不奪。提筆重起。冒親以求一才之用。未若防嫌以明公道。今以臣之才。兼如此之嫌。而使內處心膺。外總兵權。以此求治。未之聞也。以此招禍。可立待也。此等變筆。却是警文。雖陛下二相。明其愚款。朝士百寮。頗識其情。又曲。天下之人。何可門到戶說。使皆坦然耶。眞是切。夫富貴寵榮。臣所不能忘也。刑罰貧賤。臣所不能甘也。今恭命則愈。違命則苦。臣雖不達。何事背時。違上。自貽患責耶。又曲。○段段句句真切。實仰覽殷鑒。量已知弊。身不足惜。爲國取悔。是以慳慳。屢陳丹欸。而微誠淺薄。未垂察諒。憂惶屏營。不知所厝。眞可謂淋漓盡致之文。以臣今地。不可以進明矣。且違命已久。臣之罪。又積矣。歸骸私門。以待刑書。願陛下垂天地之鑒。察臣之愚誠。則雖死之日。猶生之年也。

遺令杜預

臨終訣語。讀之。乃復一似經解。一似遊記。我更不能測其心光眼光在於何處矣。從來祇嘆其薄葬為遜。豈足以知先生者哉。○東坡超然臺。某意其出於習鑿齒。不意習又出於此也。然總是出於蹇叔哭師。

古不合葬。明於終始之理。同於無有也。第一中古聖人改而合之。蓋以別合無在。更緣

生以示教也。又是第一義。自此以來。大人君子。或合或否。未能知生。安能知死。故各以己意所

欲也。又是第一義。看其略添筆。便是三義。而三俱是身一義。妙絕妙絕。吾往為臺郎。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。山上有冢。問耕

父云。是鄭大夫祭仲。或云子產之冢也。是何心眼。是何筆墨。遂率從者祭而觀焉。其造冢居山之頂

四望周達。連山體南北之正。而邪東北。向新鄭城。意不忘本也。隨寫隨注。我意既爾。古人互不復遺。妙妙。其隧道

唯塞其後。而空其前。不填之。示藏無珍寶。不取於重深也。隨寫隨注。山多美石。不用。必集洧

水自然之石。以為冢藏。貴不勞功。巧。而此石不入世用也。隨寫隨注。君子尚其有情。結不忘本一段。

小人無利可動。精次二。歷千載無毀。儉之致也。隨手結。吾去春入朝。因郭氏喪亡。細述感所由生。緣陪

陵舊義。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。為將來兆域。細述未能免俗。而所得地。中有小山上。無舊

冢。八字好。其高顯。雖未足比邢山。然東奉二陵。西瞻宮闕。南觀伊洛。北望夷齊。曠然遠覽。

情之所安也。故遂表樹開道。為一定之制。卜兆。乃為到如此與會。不知死後有知無知。正復超然著勝。至時皆用洛水圓石。

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。但得地。未營造。故有至時二字。至時者。至我死之時也。棺器小斂之事。皆當稱此。兼囑棺斂。妙妙。

蘭亭詩序 王羲之

此文一意反覆生死之事甚疾。現前好景可念。更不許順口說有妙埋妙悟。真古今第一情種也。

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。敘修禊事也。注。自羣賢畢至少

長咸集。通。眼光。在此八字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。寫妙地。引以爲流

觴曲水列坐其間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。承妙地。寫樂。是日也天朗

氣清惠風和暢。寫妙天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

信可樂也。承妙天寫樂。○寫妙地。以此地二字。領。寫妙天。以是日二字。領。最明整。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。始發胸前之感。或取諸懷抱晤言

一室之內。一種。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。一種。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。不必分別。當其欣於

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。賢愚小大。一機得意。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

之矣。至此又一機興盡。○此只就一時一事論。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。再襟上。方轉下。况修短

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生死亦大矣豈不痛哉。此所謂胸前之感。方是一篇正文也。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

一契。古人亦只長生死。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。無數古人。既合一契。又能超然。固知一死生。佛說也。爲虛誕